

东方哲学存在的基础

——爱智慧的视阈

黄小晏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管理系, 山东 烟台 264000)

摘要: 哲学就是爱智慧。通过对东方如印度、中东和中国等的考察, 尽管印度、犹太和中国等东方民族对“哲学是什么”的理解有所差异, 但对“哲学就是爱智慧”, 也即意味着不懈的、追根究底的、深刻的理性思考和追求, 存在着较为广泛的认同和一定的家族相似性。由此证明了哲学作为爱智慧不仅存在于西方, 也同样存在于东方。人们对哲学的理解能否达成共识, 主要取决于我们对哲学作出怎样的定位。在东西方的相互对话中, 澄清并确定哲学是什么, 不仅推进了学术规范, 而且也为哲学面对应用领域和具体学科如何自处提供了总体原则。

关键词: 哲学; 爱智慧; 印度哲学; 犹太哲学; 中国哲学

中图分类号: B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0)06-0025-07

东方通常是作为强调空间差异的地理概念, 本文的“东方”范围系指亚洲, 尤以中国、印度、“中东”和日本为主。^①从历史上看, 这些东方国家或民族中很多早期就步入人类文明史, 并发展出灿烂的思想文化。然而, 在当今哲学的分析话语普遍引入西方哲学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范式并以其为主的情况下, 东方是否只有思想, 而无哲学(史)的质疑四起, 包括中国哲学等在内的东方哲学如何确认其在学术体系中的话语权已成为近几十年来哲学界的重要话题。学者们围绕着东方哲学的合法性论证、东方哲学何以可能等展开激烈的争议。这些争论背后的本质, 主要集中于如何理解哲学, 或者说能否在哲学的界定上达成共识。

一、哲学就是爱智慧

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哲学家那里, 哲学的面目并非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关注的问题, 还是论说的形式, 哲学的表现形态常常各有差异。然而, 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最宽泛的层面,

对“哲学是什么”加以澄明。应当回到哲学就是爱智慧这一古老的判断上。从概念起源上来看, “哲学”(philosophia)一词在古希腊语中就是由“爱”(philos)和“智慧”(sophia)两个词合成的。

1 智慧之爱是何种爱

在古希腊, 爱有多个名称。“例如 eros(两性间的爱)、philia(对朋友和同胞的爱)、agape(普遍的仁慈)、浪漫的爱、神圣的爱(对上帝的爱)、同志友谊、同情、关怀和关心。‘尽管爱这个词受到种种滥用, 但在文学和日常生活中, 它没有失去它的感情上的力量, 无论何时用到它时, 它都会引出温暖、热望、幸福或满足的情感。’”^[1]但古希腊哲学层面上的爱是“philia”, 它是一种温和而理性的“友爱”。

当代哲学家弗洛姆也把爱视为人自身所具有的一种积极、主动的理性。他指出只有“爱是对他人的积极洞察。在爱中, 我们希望了解秘密的欲望通过结合得以平息。在融合的过程中, 我们认识了对方, 认识了自己, 认识了所有人……不是通过我们的思想所能给予的知识, 而是通过融合的体验对人唯一适合的方式, 去了解人身上

^①本文的东西方,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概念。本文主要是根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提出的“轴心时代说”进行划分的。对于这几大文化形态的划分, 黑格尔、韦伯和汤因比也都有着与雅思贝尔斯一样的共识。

收稿日期: 2010-09-05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09DZXZ03);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人文社科基金项目(HYRW 201010)

作者简介: 黄小晏(1974-), 女, 山东海阳人, 讲师, 哲学博士, 从事管理哲学原理和领导哲学研究。

有生命力的东西。”^[2]可见,西方哲学中的爱,本质上是一种集中于广泛探求中的理性沉思,是一种不懈的追寻,是对世间事物变化背后恒定的不变的憧憬与向往。

在本文中,我们将爱智慧之爱界定为一种喜欢和追求。作为一种理性,它与漠不关心完全相反,而与希望、信念一起构成了人的生存意义。之所以要去爱,是因为爱的对象被判断为好的,或者说是重要、重大的,值得去向往和追求。同时也有—种理性反思在里面,也即意识到自己需要它。此外,还隐含着一种奉献的精神,即为了得到爱的对象,可以付出甚至是自我牺牲。“爱必须是—种为某种价值而奉献出自己的意志。”^[3]¹⁰³爱是一种给予,一种基于善意的献身。得到了,就是一种满足;得不到,也是一种憧憬,仍然要孜孜不倦地去追求它。进一步来讲,“人是一种没有爱就无法生存的存在;……所谓人就是这样—种存在,即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完善,为不懈的爱而挑战的存在。或者说是为了爱而—不怕受伤,对这个世界的状态进行挑战的存在。确实,人是通过爱来预感超越的—种形而上学之存在。”^[3]¹²³所以,爱就意味着理性的不懈追求。爱者在追求被爱者的过程中,双方达到融合与统一,由此也就更好地把握了被爱者。

2 被爱着的智慧是何种智慧

将智慧作为爱的对象,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了这一观点。他在哲学层面上对“智慧”进行了解读,认为“智慧只在于—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切的思想。”“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后来的苏格拉底也曾这样说过:“我年轻的时候,克贝啊,对于研究自然的那种智慧怀有极大的兴趣。我觉得,知道每个事物的原因,了解它们怎样生成、存在和灭亡是—件很崇高的事情。”^[5]而对智慧作了深入、详细的分析当属亚里士多德。他在《形而上学》中指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①在其《尼各马可

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又再次强调“智慧是知识的最精确的形式。”^②古希腊哲学家们关于智慧的观点代表了古代西方人对智慧的认识。智慧主要是指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它与根据事物的现象所获得的认识即意见是针锋相对的。

在中国,智(慧)最初与知识同义(“智者,知也”《尔雅》)。但多数思想家只是谈到了智慧(或知识)的特点、功能等,却没有对“智慧”给予直接的界定和解释。直到后汉初的贾谊才第一次对“智慧”作出明确的界定:“深知祸福谓之智,反智谓之愚;亟见窳察谓之慧,反慧谓之童(蒙昧)。”(《新书·道术》)也就是说,智慧是指人们对未来祸福的深刻预见和敏捷把握。

现代汉语对智慧的解释基本与英语—致,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是把智慧理解为知识学问,或者是见识、创见(此种含义具有知识的性质);二是把智慧定义为—种洞察、辨别、预见、创新的能力(才能)^[6]。

在本文中,智慧指真知和才能的—统一。得到了智慧,就意味着对事理的通达、本质的洞察和远见的明晓,从而能够正确地去行为。只有得到智慧,才能清醒地了悟世情,提升人生的精神境界。获得智慧并非易事,是否拥有智慧与自身的禀赋和后天的追求有关。

3 何谓爱智慧

传统西方哲学,无疑是发源于古希腊。^③古希腊将哲学理解为爱智慧,即哲学所关心的是那些并非日常生活层面的内容,它所提供的绝非经验、技艺的学问,与哲学相关或者以哲学为乐趣的人都是基于—种对智慧之爱。philosophia(哲学)由philos和Sophia(智慧)合成,且philos是动词philein(爱)的形容词形式。在关于爱智慧—词的使用上,古希腊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较早地认为自己是—个爱智者。因为只有神才能拥有智慧,人只能去热爱和追求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是由于惊奇,才从现在开始并且也从最初开始了哲学思考”,^④哲学不仅能使人摆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2 a1-2

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41a16

③虽然希腊哲学的诞生地米利都位于小亚细亚地区,地理上属于“东方”的地域,其历史分期也与世界历史的历史分期并不完全—致,但作为—种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想都有其相对完整的自身延续和演变的历程。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西方哲学”主要指的是一—种区别于印度、中国等的独特哲学形态。

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2b15

脱无知,特别是当人们在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安适的物质事物之后,哲学还能引导人们关注具体的功利目标以外的东西,如探寻宇宙最根本的原理和人生的意义等。柏拉图曾在其《斐德诺篇》中,把车手比喻成理智,两匹马分别喻指意志和情欲一样,强调理性的主导作用。因此,尽管在古希腊,哲学与科学等一切知识领域都是水乳交融的,古希腊的“哲学”的范围比较广,几乎一切与知识有关的内容都被纳入哲学的范围,但哲学的本质就是爱智慧,是一种深入的理性思考和不懈的追求,这在古希腊那里确证无疑。

当代哲学家们对哲学的认识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究其实质而言,这些差别仅仅是表层意义的,并没有脱离哲学就是爱智慧的框架。当代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就认为,“哲学的本质并不在于对真理的掌握,而在于对真理的探究”^{[7]5}。胡塞尔也主张用哲学的反思去认识生活的真谛和意义,他在忘我的哲学思考中严格地“面对事实本身”,“被看做是哲学的基本思想或基本态度,即不断地从头开始,追问最原本的问题,尝试最直接的回答。”^[8]其弟子海德格尔也认为“沉思执著于追问。追问乃通向答案之途。”^[9]因为即使是最精美的情感,在哲学中也没有任何地位。“哲学不仅是某种理性的东西,而且是理性的真正指导。……人人都认为哲学是理性的事情这个说法是正确的。”^{[10]589}换句话说,哲学就是“思辨的认识”^{[10]597},它意味着一种孜孜不倦的、深入的理性思考。分析哲学的创始人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绪论”中对“哲学”作过这样的解释:“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11]即使对语词的分析,也是一种不断深入的理性思考,因为语词和概念都是关于指涉这个世界的。

总之,哲学就是爱智慧,是一种深入的理性思考和不断的追问,体现了主体(人)的一种主动自愿的、积极的追求,是一种追根究底的深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哲学就是爱智

慧”,它“并不能给予,它只能唤醒——它能提醒并帮助人去获取和保存。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从中理解他以前所实际知道的一切。”^{[7]34}

二、爱智慧在东方

哲学就是爱智慧,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不光体现在西方,在东方也同样存在。在此,我们将主要对中国、印度和中东(犹太)构成的东方哲学形态进行分析,论证东方哲学也是爱智慧。印度虽然地处南亚,但其哲学思想却影响了古希腊^①和中国^②,因此就让我们先从印度开始考察。

1 爱智慧在印度

印度的地理环境宜于耕种和放牧,印度人的生活相对富足和安详,有利于人们冥想。这种类似禅思顿悟式的冥思,是印度人进行哲学思考的开始。相当于希腊语“philosophia”(“哲学”)的古印度梵文是“dar'sana”(“见”),意指哲学学说或体系,也称为“anvkski”(“探究学问”)。“dar'sana”源自词根“drs”,意指“看见”;相应的术语是“drsti”指“哲学见解”,意指有别于其他意见的某一思想学派的解释或逻辑的探讨^[12]。印度的重要经典《摩奴法典》其“摩奴”(manu)一词的词根是“思考”(think)。由此可见,印度自古就有着探究和思考的传统。

严格意义上的印度哲学始于《奥义书》,从整体上来说,《奥义书》主要有三方面的基本内容,即“梵我同一”、轮回与解脱的思想等。

“梵我同一”理论作为奥义书的核心理论,首先确立了“梵”(Brahman)这个所有事物存在的原因。如《白骡奥义》(I 1)开宗明义地说:“何者是原因?何者是梵?我们从何而生?我们赖以生存?我们依何立身。”作为宇宙的最高实在,“梵”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拥有着万物本体的地位。因此关于对“梵”的认识就是最高智慧,是人类应该孜孜不倦去追求的。“梵我同一”的中心思想是,作为外在的、宇宙终极原因的“梵”,与作为内在的阿特曼(自我)在本性上

①史学家布克哈特曾指出印度文明对毕达哥拉斯的影响,并把印度民族称为“拥有高度文明的亚洲民族”。参见 Jacob Burckhardt, *Kulturgeschichte Griechenlands* p. 593 Berlin 1934. 转引自马琳“哲学起源于希腊说置疑”。学术月刊, 2007年, 第2期, 47页。

②中世纪,中国人曾多次去印度取经的史实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事情,所以印度佛教哲学思想对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是同一的,如果认识了“梵”,也就认识了自己本身就是这“梵”的部分体现,即透过“人类的自我”而看到“宇宙之我”,正所谓“智者从自身中找到神。”但是因为人的无知(无知),把“梵”和“我”看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没有认识到“梵我同一”,不知道只有“梵”是唯一的实在,对真实的本质无知或者说分不清真实者与非真实者的区别,错误地认为在“梵”之外还有多样性的世间事物,并迷恋和追求这些虚幻不实的东西,无果的追求自然使人痛苦,产生轮回。^①

“轮回解脱”与“梵我同一”思想相辅而行。要解脱轮回只能通过消除欲望的方式,即得到关于“梵”的智慧,认识到一切皆“梵”,领悟到“自我”即“梵”,“梵我同一”。一旦领悟到我们与整个世界是同一的,那么原先的那种分裂的要求、贪占的欲望也会随之消失,没有欲望就没有相应的追求行动,自然就不会有轮回转生。因此,认识真理,获得无上的智慧,是摆脱痛苦、跳出轮回的唯一途径。这也就是“智慧解脱”。^②

所以,印度的爱智慧,特别是对“梵我同一”的深入思考和不懈追求,是显而易见的。

2 爱智慧在中东

与主要受自身内部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印度哲学所不同的是,犹太哲学受外部非犹太文化、特别是古希腊哲学的影响较大,由此形成了犹太哲学的理性与信仰相融合中,强调用理性去追求智慧的鲜明特点。

古犹太教“智慧”一词的词根是 *hokmā*, 具有技巧、能力之意,希伯来语言中的“智者”是指那些具有“卓越道德能力或特殊技巧”的人,路德维格·科勒(Ludwig Kohler)断定:“在希伯来,智慧(*hākām*)的人首先是指,能理解事物并能正确地理解它的人。他是一个经验丰富,因此自身知道在具体的情境中该如何行事的人。”^③

公元之初,犹太人中出现了一位犹太哲学家斐洛,斐洛受过良好的希腊教育,在他的哲学代表作《论创世》中,斐洛运用古希腊哲学的概念和原理,特别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和逻辑斯思想来阐释《圣经》中所蕴涵的各类哲学问题。他是首位把理性主义^④纳入到犹太宗教视野的犹太哲学家,开创了运用理性思维来分析和论证犹太宗教和习俗的先例。

中世纪重要的犹太哲学家达吾德认为,人的目的是追求智慧。^⑤他将人生比喻成去圣地朝圣的旅行,整个旅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储备各种知识,特别是宗教知识。第二阶段是踏上征途,也即反思自省(*self-examination*),目的是净化、提升自己,使自己远离大小邪恶。第三阶段是进入目的地即神圣之城,得到有关上帝的圆满的知识。^⑥可见,达吾德非常注重对知识(智慧)的获取,并坚持一种反省的精神和不懈追求的哲学品格。

被犹太人奉为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迈蒙尼德,进一步在内容和形式上,用理性主义将犹太教的主要信仰和习俗与希腊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结合起来。他认为信仰的建立应该以理性为基础,信仰要符合理性,只有经过理性检验过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理性是为信仰服务的。在其用阿拉伯语撰写的《迷途指津》里,迈蒙尼德集中阐述了自己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思想,指出思辨的理性追求并不会削弱神圣启示,人的理智有助于神圣知识的获取。他将理智的认识分为三个过程:首先是进行抽象,进而形成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最后是在沉思和研究的基础上对事物的把握(*apprehension*),包括对事物本质和原因的把握。可见,迈蒙尼德的认识论具有典型的爱智慧的内涵。

综上所述,犹太哲学家们普遍主张一种“理

^①轮回,即死后灵魂转世投生。但是不管灵魂转世入哪道哪生,都还是在轮回之境中,也即要由前世之业而受今世之果,同时又以今世之业而引来世之果,如此不断流转,故轮回的世界总是痛苦的。而这种轮回业报是因为人的欲望及欲望导致的行为引起的。

^②除顺世外论,后来的印度各宗教哲学派别,也都在“智慧解脱”的问题上存有共识,其间的争议主要是各派对智慧的理解或解释不同。

^③Kohler Ludwig Hebrew Man, Trans Peter R Ackroyd London SCM Press 1956 104. 转引自 Xinzhong Yao Wisdom in Early Confucian and Israelite Traditions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Aldershot England 2006 134.

^④尽管毕达哥拉斯哲学、新柏拉图主义以及斯多亚派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古希腊哲学的主流无疑是理性主义的。

^⑤在大多数犹太哲学家那里,最高的智慧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所以,认识上帝成为犹太人的最高追求目标。

^⑥本部分内容参见 Isaac Husik, A History of Medieval Jewish Philosophy, p 204. 转引自 傅有德等著《犹太哲学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262页。

性的宗教”。^① 强调要用理性去解读和探求《圣经》智慧, 而且越是走向现代, 这种特征就越明显, 如当代的科恩、罗森茨维格、布伯、海舍尔等都是典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著名犹太哲学家古德曼说: “犹太哲学可以描述为用一般哲学的概念和规范对犹太信仰和习俗所作的描述。”^② 尽管犹太哲学在追求智慧上不离弃信仰, 但也同时强调理性思考对追求智慧的重要性。

3 爱智慧在中国

在中国, 儒家思想^③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主流思想的代表, “一个中国人, 不管他是佛教徒还是道教徒, 他首先一定是一个儒家信徒。”^[13] 与犹太学者认为智慧的获得离不开信仰上帝所不同的是, 儒家智者并不认为智慧的获得与信仰有什么联系, 而是可以只凭不懈追求就能获得。如孟子曾经指出“求则得之, 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 实际上, 中国儒家自孔子开始, 就认为智慧的获得是渐进的理性探寻, 孔子曾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论语·为政》) 每个阶段都是个体获得智慧所必不可少的过程, 具体的途径除了深入的思考之外, 还重点强调了思与学的结合。孔子明确指出“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他教导求学者在学习中, 通过对宇宙秩序和人生之道进行深入的理性反思, 力求深刻, 获得普遍原则, 从而达到一通百通, 正所谓“智者不惑”(《论语·子罕》)。孔子曾强调说“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后来的《中庸》也强调反思要与学同时兼顾, 主张“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④。

相对古希腊而言,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以具有洞察力的短文箴言居多, 儒家主张通

过学习和反思得到智慧, 对智慧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理性主义精神的体现, 力主为学者要作出正确的选择, 过一种明智而又高尚的生活。尽管中国的智慧^⑤是建立在知识和经验基础之上的, 与人的思考和体验直接相关, 不仅包含知识这个构成要素, 也包括对经验积累的考察和提炼, 特别是与美德紧密相连。^⑥ 但与其他哲学形态一样, 中国哲学无疑也是一种理性追求, 由此帮助我们作出正确的选择, 过一种明智的生活。

三、结束语

近来学界对“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哲学”、“东方哲学何以可能”之争, 其关键就在于对“哲学”的定义作狭义的还是广义的理解。只有首先在“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才能依据该共识作进一步的分析。实际上, 对哲学的界定, 可以说有多少流派, 就有多少种定义。最基本的范畴, 往往也是最难以界定或取得共识的。并且, 即使对一个概念暂时达成共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更多内涵的赋予, 不同外延的增加, 对该概念的理解显然也就与原先的认识有所出入。丰富的语言本身也是开放的, 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语义, 在何种意义上予以适用就至关重要。所以, 只要我们能相对固定的层面达成“哲学就是爱智慧”并保持一定的开放的张力, 那么, 不仅西方有哲学, 包含中国在内的东方也都有自己的哲学。

更进一步来看, 存在着共识的主要原因在于,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 我们都是人, 都面临着一些人类共同的、不可避免的一样问题, 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等也会有不同的相似。共同的人的本性, 也会促使人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具有

^① 19世纪初犹太教改革运动后, 原来统一的传统犹太教逐渐分化出的正统派等虽然坚持传统犹太教的信仰, 严格遵守教规礼仪, 偏向保守, 贬低理性和知识, 但是他们在犹太文化中并非主流。对犹太影响更大的还是理性主义。

^② Julius Guttmann, *Philosophies of Judaism: The History of Jewish Philosophy from Biblical Times to Franz Rosenzweig*, New York, 1964, p. 4 转引自傅有德等著《犹太哲学史》(上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5页。

^③ 本书中的“儒家学说”主要是指早期的儒家学者, 即孔子及其追随者所阐发的思想。

^④ 参见《中庸》第20章。这在法家中也有所体现, 例如韩非就非常重视深入的持续思考, 提出了“思虑熟则得事理”(《解老》)的深刻见解。

^⑤ 中国早期的字典多将“智”与知识联系起来, 如《尔雅》里的“智者, 知也”, 可见, 在中国古代, 智慧主要源自知识, 或者说智慧是知识延伸的结果。这个词源学的证明意味着中国的智慧具有知识的内涵。

^⑥ 如孔子的“智仁勇”三达德, 共同构成儒家的理想人格。

普遍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这种考虑问题时的类似的思维,对共同的、普遍的问题的关注,就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产生有惊人的相似的思想。例如中国人最终吸收日本人对“Philosophia”(爱智慧)的“哲学”翻译,以及西方人曾用“Philosophia”一词来指称中国《周易》中的“易”,原因就在于此。尽管各自的思考会受到自己风俗观念、母语习惯的影响,但是“具有深刻反思能力和理智的人在相同的问题上得出相同的结论,是毫不奇怪的。……任何概括都会遇到反例。尽管如此,揭示出一些大致的共同点还是不会错的。”^[14]

人类思想的穿透性和学理上的相通性,总是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与中国比邻而居的日本,也曾经同样存在着“日本是否有哲学(史)?”的问题。如曾将卢梭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介绍到日本的中江兆民,就认为,“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15]他认为,日本有的只是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考古学、经学和宗教学等,都算不上纯粹的哲学。他还指出同时代的加藤和井上哲次郎^①等人的著说,只不过是学西方的观点在日本传播而已,自己并没有什么哲学,自然也算不上哲学家。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特别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等,都纷纷将其“中国哲学”专业更名为“中国思想文化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这种文教改革,激发了日本学界从质疑“日本是否有哲学(史)”,到追问“日本哲学何以可能”问题。日本学者末木文美士针对德国出版的几部关于“日本哲学”的概论性研究著作,提出“哲学”就是一种探求,即“有一种存在是以究明本质与意义为关键的,对这种存在的真正答案的探求、对一切存在之间的联系。因此,对关于人的存在的追问也成为问题。此种探求归结为关于生与死、苦恼、希望、不安和喜悦的追问。”^[16]日本这种同样存在的对哲学的广义和狭义的界定,折射出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和衔接问题是普遍而平常的。而这只能通过不断的对话来弥补差异。

总之,人们对哲学的理解能否达成共识,主

要取决于我们对哲学作出怎样的定位。“哲学就是爱智慧”,也即不懈的、追根究底的、深刻的理性思考和追求,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存在于东方。日本学者中村元也指出:“我们承认,在东方建立的各种思想体系的某些内容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决不是说所有这些思想体系都具有普遍性,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思想体系的某些方面具有普遍性。”^[17]那种单纯地将自己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当做唯一的范例,片面地认定哲学只能从欧洲哲学范式的立场来研究,或者掺入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在与西方思想的相互对话中,澄清并确定哲学是什么,而非纠缠于单纯强调东方式的知识与西方式的知识在性质上不同的一面,才能推进学术规范而有世界性的意义。所以,在爱智慧的视阈下,探讨东方哲学何以可能,本身就是能够推动哲学研究,特别是促进不同地域和国别的哲学对话,推动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相互借鉴和兼收并蓄。更为重要的是,以此为借鉴,能够说明哲学面对应用领域和具体学科如何自处的总体原则。

参考文献:

- [1] [美]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K].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78-579.
- [2] [美]艾·弗洛姆.爱的艺术[M].李健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4.
- [3] [日]今道友信.关于爱[M].徐培,王洪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 [4]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5-26.
- [5]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02.
- [6] 郭明俊.哲学的智慧与智慧的哲学[J].学术研究,2008(10):32-33.
- [7] [德]雅思贝尔斯.智慧之路哲学导论[M].柯锦华,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 [8] 谢迪坤.西方哲学史:第7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315.
- [9] [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8.
- [10] 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 [11]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李约瑟,

^①井上哲次郎在 1900 年至 1906 年出版了“日本哲学三部曲”,即《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和《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是“日本有哲学”观点的支持者。

-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11.
- [12] 范明生. 东西方哲学产生的比较研究 [J]. 学术季刊, 1994 (3): 59
- [13] [锡兰] L. A. 贝克. 东方哲学简史 [M]. 赵增越, 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6: 157.
- [14] [英] 麦基. 哲学的故事 [M]. 季桂保,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147
- [15] [日] 中江兆民. 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 [M]. 吴藻溪,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15
- [16] [日] 末木文美土. “日本哲学”的可能性 [J]. 龚颖, 译. 世界哲学, 2009, (5): 117.
- [17] [日] 中村元. 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 [M]. 林太, 马小鹤,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36

On The Cornerstone of East Philosophy Being Tenable

— In The Horizon of Loving Wisdom

HUANG Xiaoyan

(Management Department Naval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Yantai 264000 China)

Abstract Philosophy is loving wisdom. After a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East such as India, Middle East and China, it is almost agreed that "Philosophy is loving wisdom" means unremitting getting to the bottom of it and deep rational thinking, though there i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among them. Therefore,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Philosophy is tenable both in the East and in the West. Philosophy can be clarified and determined by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which will not only promote the academic standards, but also provide the overall principles for facing the applic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pecific subjects.

Key words Philosophy; Loving Wisdom; Indian Philosophy; Judaic Philosophy; Chinese Philosophy

[责任编辑 王 春]